

■13、14版

深度解读

是枝裕和的电影： 世界变得美好的瞬间让人感动

□ 李 洋

暗角喻

本报记者

卢重光



《小偷家族》剧照

资料图片

1 无血缘的家庭与封闭的空间

这个“小偷家庭”围绕奶奶初枝建立起来,她年轻时被丈夫抛弃,晚年靠养老金在花园里的小木屋生活。她的前夫与后来妻子的长孙女亚纪,因在家中不如妹妹受宠爱,高中毕业后离家出走,初枝收留了她。初枝还收留了一对流浪夫妻阿治和信代,阿治在一次偷窃中收留了少年祥太,又在路边阳台上收留了被父母虐待的小女孩由里。这6个人组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这些人的年龄、性别让他们自动贴上了家庭成员的标签,一方面相互依靠,一方面成为彼此情感需要的替代品。直到初枝去世,这个特殊的家庭开始解体。

《小偷家族》延续了是枝裕和过去10多年创作的基本风格,通过朴实、慢调和简单的生活细节,展现家庭生活和父子关系。尽管这个“家庭”的生活破烂不堪,每个人都有痛苦的经历,但影片中依然洋溢着《步履不停》中那种阳光般明亮的色调,时而出现《海街日记》那样轻松好笑的对话,穿插着是枝裕和电影中经常出现轻松吉他配乐,总体上看,这是一部温馨感人的散文般的作品。

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里体现的最高超的技巧,是运用视听语言表达狭小空间。影片多数情节发生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木屋中,这是一个6个人连吃饭都坐不下的小房间,更别说安放摄影机了。小空间里会限制摄影的表达力,但是在是枝

裕和的电影中,狭窄、杂乱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在《无人知晓》中,4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也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单间公寓里。是枝裕和善于利用封闭空间的特性,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让空间拉近人物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距离。在《小偷家族》里,是枝裕和运用视点、角度和景别的变化,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地展现出这个封闭空间的不同角落:客厅、厨房、浴室、水池,甚至祥太睡觉的柜子。一般别让他们自动贴上了家庭成员的标签,一方面相互依靠,一方面成为彼此情感需要的替代品。直到初枝去世,这个特殊的家庭开始解体。

《小偷家族》延续了是枝裕和过去10多年创作的基本风格,通过朴实、慢调和简单的生活细节,展现家庭生活和父子关系。尽管这个“家庭”的生活破烂不堪,每个人都有痛苦的经历,但影片中依然洋溢着《步履不停》中那种阳光般明亮的色调,时而出现《海街日记》那样轻松好笑的对话,穿插着是枝裕和电影中经常出现轻松吉他配乐,总体上看,这是一部温馨感人的散文般的作品。

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里体现的最高超的技巧,是运用视听语言表达狭小空间。影片多数情节发生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木屋中,这是一个6个人连吃饭都坐不下的小房间,更别说安放摄影机了。小空间里会限制摄影的表达力,但是在是枝



①《如父如子》剧照。两个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悬殊的家庭,在儿子6岁时被告知他们的孩子抱错了。在交换孩子的过程中,原本事业有成具有优越感的父亲良多,渐渐领悟了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②《无人知晓》海报。4个孩子跟随被父亲抛弃的母亲搬入新居,却没想到母亲也不辞而别。12岁的长子明独自照顾弟弟妹妹。明还不到可以打工的年纪,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不愿去偷窃,更不愿报警请求救济而导致手足分离。影片以乖巧可爱的妹妹小雪离世而结束。成长的沉重让人难过,也引发了成年人对家庭责任的思考。



③《海街日记》剧照。影片讲述被父亲抛弃了15年的三姐妹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在葬礼上见到父亲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14岁少女铃。想到乖巧懂事的铃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与父亲的第三任妻子生活一定不会幸福,三姐妹收留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她们一起经历着春夏秋冬,影片充满了温馨的美感。

2 家庭解体的社会与单体化生存

但是《小偷家族》与《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系列完全不同,它并不是一部煽情的家庭时代剧。这个特殊的“小偷之家”隐晦表达出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日本电影的两个恒定主题是家庭与少年,这都在《小偷家族》中有了继承和突破。以小津安二郎为代表的日本家庭电影,强调在安静、礼仪化的日常氛围中呈现尖锐的家庭冲突。在当代日本,山田洋次继承了小津的衣钵,与桥爪功、吉行和子、西村雅彦等演员合作了《东京家族》和《家族之苦》等一系列家庭电影,既保留了平实静谧的日常风格,也让家庭里

3 像成人的少年与无声的诉说

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电影中就经常出现歌舞伎作品中常见的隐忍少年的形象,儿童和少年几乎是日本电影最为持久的母题。在这方面,有两个鲜明的方向。一方面是温情纯真的少年和浪漫忧伤的成长故事,比如相米慎二的《搬家》

(1993)、《夏日庭院》(1994)、北野武《菊次郎的夏天》(1999),以及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2001);另一方面,尽管1965年日本教育界就发起了“亲子电影运动”,提倡教育界与电影界联手拍摄适合学生观看的“亲子电影”,但从

主义作品,这是当代社会伦理危机的体现。在互联网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家庭伦理的松懈和破产,给人们带来的冲击最大。当人在城市中用手机和互联网就能获得全部生活资源时,就越来越分化为“单体”,单体化生存让人脱离了对家庭的依赖,也放弃了家庭伦理的义务。《小偷家族》恰恰是对这种家庭危机的隐晦表达:初枝被丈夫和孩子抛弃,亚纪离家多年也没人关心,小女孩由里成为父母争吵的牺牲品,是一场被诅咒的爱情中不被欢迎的后果,她的手臂上留着与信代手臂上同样的疤痕,而信代在最后

说自己是应该被生下来的人,说明她也有着与由里相似的被父母虐待和抛弃的身世。或许正因如此,当她听到由里父母的争吵时,决定不送她回家。这个家庭成员都是与传统家庭脱离的人,或者被抛弃,或者被嫌弃,或者被遗忘。是枝裕和向我们展现出,在家庭破裂之后,人们还能如何组成新的家庭。尽管这不是真正的家庭,却带来比家庭更真切“家”的感受。家的本质不仅仅是小津安二郎式的依靠血缘的伦理义务维系者的封闭世界,也是是枝裕和式的个体之间抛却利益和私欲的相互慰藉。

想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大概不是咬紧牙关的勇气,而是不自觉地向他人求助的弱点。缺陷并非只是缺点,还包含着可能性。因此,《小偷家族》中最为细腻深刻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些主人公是有缺点的人,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让这些人物更为饱满可信,他们的闪光点才更令人动容。

《小偷家族》上映时,还围绕字幕翻译引起了一场争议,这来自影片展现的一种独特的诉说方式:无声的诉说。影片中在两场戏,主人公只做口型,但没有真正发出声音。一处是奶奶初枝在海边的沙滩上,对着在海边玩耍的5个人的背影,无声地说出“谢谢你们”。另一处是在结尾,祥太坐上巴士即将离开时,他摘下了帽子,对着车窗外远去的阿治无声地说了一声“爸爸”。无声,就是沉默,但与真正的沉默不同,“无声的诉说”是一种特殊的对话,沉默是一种内心独白,它不需要倾听,但对话则需要理解和交流。“无声的诉说”恰恰在独白与对话之间,是一个突破封闭的内心世界的一种临界的表达方式。是枝裕和原定的片名叫《大声喊出来》,因为正是在电影中而不是文学中,这种“无声的诉说”才会被人们准确地“看见”,而不是“听见”或在文字中被“描绘”。影片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场戏,可能是松冈茉优扮演的亚纪与池松壮亮扮演的四号先生那个短暂的拥抱。这个“四号先生”显然也是一个孤独无援的人,他或许是个哑巴,或者有表达障碍,他难以诉说自己的孤独和痛苦,只有自我伤害而留下的伤痕,他们那个拥抱也是一种无声的诉说,没有发出声音,对方已然领会。这种“无声诉说”般微妙的情感传递方式,是越来越孤独封闭的人们所需要的抚慰方式,也是是枝裕和和《小偷家族》感动观众的方式。

因此,《小偷家族》最令人心动的地方,不是这几个人的完美和善良,恰恰是他们的私人杂念,他们人格中的缺陷。是枝裕和认为,不论在电影中还是现实中,人总是希望通过努力来弥补自身的缺陷,这始终被视为美德。但是,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克服自身的缺陷。“我不喜欢主人公克服弱点,守护家人并拯救世界这样的情节,更想描述没有英雄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肮脏的世界突然变得美好的瞬间。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是枝裕和的文艺片《小偷家族》不久前捧回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该影片呈现出萍水相逢的底层人群之间真挚的关怀。以社会中弱者间的相互温暖的爱意与牺牲精神,来挑战社会道德下所掩盖的伦理缺失,社会中的重重压力又不断地挤压着精神上的生存空间。

导演是枝裕和不对他所描述故事的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他把观众带入到电影的情景中,呈现出这个世界的灰色地带,让观众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去思考。偷窃,这一被社会道德和法律双双斥责的行为,没有成为小偷家族在日常生活的不堪与污秽,却被描绘成了维持这个家庭稳定的纽带。在一句“放在柜台上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后,偷窃的概念被冲淡,反而成了一个家庭存活下去的“工作”。在行窃之前的祈祷手势,成了对社会道德的均衡,偷窃成功后的喜悦却成就了这一乌托邦式家庭的幸福。“小偷家族”行为逻辑的错误与荒唐,从侧面烘托出这个家庭的与众不同,导演正是用一个特殊家庭的自选美好,拆穿了正常社会一直以来用所谓合理性所掩盖下的不合理。

看似随意组合而成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六口之家,每天过着步履维艰的低保生活,看似穷困潦倒、荒诞不经,每个人却都比在原来的家庭过得更快活。血缘关系并不是亲情的必要条件,结婚并不意味着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被丈夫抛弃也能拥有温馨的六口之家,生了孩子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没有生育能力也可以给予母爱……世间大爱不是无立锥之地,在卑微的市井角落依旧存有人间真情。在用法律评判社会公平的时代,虚幻的家庭组成方式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需经额外的标准衡量,才可以登堂入室。

在繁华都市的暗角里,由一群无人问津的边缘个体所拼凑成的这个家族,隐藏着日本社会里的诸多弊端——贫困、失业、老龄化、犯罪、家庭关系冷漠……在相依为命、抱团取暖但这个血缘的亲缘里也能拥有家庭温暖、相互关爱,是被社会遗弃、被家庭嫌弃的共同遭遇将他们串联起来,会聚在这个充满温暖的破旧平房里。在这个被世俗所摒弃的虚幻家庭里,纵然只有短暂的温暖,却是他们一生的牵挂。当全家人从屋檐与树木狭窄的缝隙中憧憬远方的焰火时,他们露出了一家人和谐的笑容,但这笑容是脆弱的,脆弱到不敢见到任何外界的光亮。一旦被曝光,这个家庭就会消散,想要继续维持这个存在一天算一天的家庭,就必须悄悄掩埋死者,无情割舍生者。

小偷家族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他们在一起时无根可寻,每个成员都摆脱了过去的人生过着转瞬即逝的幸福生活,同时也面临随时破裂的家庭状态,是生命中的灰色把大家调和在了一起。他们的社会属性就像那间旧破平房一样,与这座水泥森林格格不入,他们不属于这座城市,简陋而又凌乱的小空间才是他们仅有的“领地”。



是枝裕和

卢重光/绘